往事如歌

陈春海（四川凉山）

往事，犹如一架老式留声机上的一张旧唱片，尘埃沾惹，痕迹满布。咿咿呀呀，呀呀咿咿，倾诉着支离破碎、跌宕起伏的人生荒凉，漫阅着无尽无止的岁月沧桑。

随着岁月年轮的一圈圈增长，豆蔻的华光，恍若逝水无痕，但悠长的岁月，却抹不去我满满的曾经，咿咿呀呀，呀呀咿咿，这张旧唱片又将我带回二十八年前。

那是1990年的盛夏，那年我刚满二十岁，正值青春韶华，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，焦虑地等待组织的分配。

就在那个愁雨依稀的末秋，我独自一人背上简单的行囊，背井离乡，来到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最偏远的古里区支尔莫乡中心校任教。师范校读书时，在城市里看惯了霓虹闪烁，车水马龙，忽然来到大山深处，面对大山的寂静和孤独，我真有一种“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”的感觉。然而我又无法用稚嫩的肩膀改变眼前的现实，我的内心充满太多的无奈、矛盾和困惑。

古里区地处金阳、美姑、雷波三县交界地，辖八个乡，距离县城有八十多公里，交通极为不便，每隔十天，区上赶场，才有人开着敞口货车，拉着生意人到区上去做生意，平常我们都是乘坐这种车进出古里区。一到雨季或冬季，一个月也看不到一辆车进去的影子。每年过完寒假返校上班，由于大雪封山，多数时间我都是乘坐去金阳县的客车，中途下车，一个人走山上的捷径回区上。崎岖的山路，荒无人烟，很难看到一个行人，只有山间的鸟儿听到行人的脚步声，突然扑棱棱从灌木丛中窜出来，吓你一大跳。受惊的山鸟惊慌失措地扑腾着翅膀，迅速飞走，叽叽喳喳地给同伴传递信号。这样的山路要走一整天才能到达区上，到达区上后，在区上熟人家住一晚上，第二天一大早出发，再走半天的山路，才能回到学校。

支尔莫乡中心校就在古里区所在地的对面，区上和学校的直线距离并不远，面对面大声喊话都能听到，但是，从区上到支尔木乡中心校的必经之路是一道很深的夹皮沟，夹皮沟两边的道路都是一尺来宽的九曲十八弯般的羊肠小道，从区上走到沟底，经过摇摇晃晃的吊桥，然后再沿着羊肠小道向上攀爬，爬到对面沟顶，再走一段路程，才能到达学校。一来二去，大约需要四个多小时。在学校读书时，我最爱读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当读到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青泥何盘盘，百步九折萦岩峦。扪参历井仰胁息，以手抚膺坐长叹。问君西游何时还？畏途巉岩不可攀”时，我曾经对诗仙李白的描述产生过怀疑，蜀道真的就有那么险吗？当我第一次经过这段路程时，我才亲眼见证了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夏季，羊肠小道上经常会看到一些黄色皮肤的蛇，懒洋洋地躺在小路上休息，只要发现有人，就会向你发起攻击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，学校的老师告诉我，夏季经过这段路程时，手里一定要拿跟棍子，防止毒蛇的攻击。

古里区的气候变化无常，不分春夏秋冬，本来是万里晴空的大好天气，突然从夹皮沟里喷出一阵白色的浓雾，霎时，整个古里区就会被云雾缠绕笼罩，一米见方都看不清楚。秋冬季节，浓雾从夹皮沟里升腾，寒风呼啸，云雾里夹杂着雨雪，夹杂着枯萎的树叶，打在脸上麻沙沙的，让人睁不开眼。山路全变成冻土，在户外活动的人，眉毛、头发、胡子全都挂上洁白的冻冰，被冻冰打扮成一个个圣诞老人。

支尔莫乡中心校有五位老师：两位民办教师，一位扫盲专职教师，一位校长，还有一位就是我，其中的四位都是当地人，一放学，他们都回家了，学校就只剩下孤零零的我。学校只有两间土坯墙教室，共有二十多个学生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学校一片漆黑，呼啸的山风拍打着教室的门窗，吱啦吱啦地响。学校里，我独自一人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、备课。宅静僧闲笔为伴，夜深世远书作朋，其间的孤独与寂寞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当孤独难耐时，我就独自一人歇斯底里地放开喉咙高歌一曲，寻找心灵的慰藉。当时我最爱唱张黎作词、徐沛东作曲的《苦乐年华》：“生活是一团麻，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；生活是一根线，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，生活是一条路，怎能没有坑坑洼洼；生活是一杯酒，饱含着人生酸甜苦辣……”这首歌唱出了我当时的心境，现在唱起来还回味无穷。

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，我国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，教师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，每月供应三十二斤粮食，半斤清油。我每月供应的粮食和清油要到区上的粮站去买，每到月初，学校的马海子格老师都要主动地到区上给我背供应粮。马海子格老师是学校的一位民办教师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马海子格老师个子矮矮的，瘦瘦的，四十多岁。他到区上买粮食要星期天才能去，往返要一整天时间。每次看到马海子格老师把粮食背到学校，我就把早已准备好的两斤当地老白干递到他手里，他都会满足地拉起被汗水浸透的衣裳，擦去额头的汗水，笑盈盈地用夹生的普通话对我说：“陈老师，到了我们这里，千万不要客气，粮食吃完了，早点给我说，我帮你背。”出于对马海子格老师的感激，我会将每月剩下的面条之类的粮食送给他，还把新衣服送给他。

夏天，是支尔莫乡索玛花盛开的季节。“水蜂岩蝶俱不知，露红凝艳数千枝”，每年四月，学校四周山上的索玛花就开始绽放了。索玛花的花期很长，要开两三个月，粉红色的、红色的、白色的索玛花铺山盖岭，争奇斗艳，千姿百态，灿若云霞，煞是喜人。每逢索玛花盛开的季节，马海子格老师会放下农活，抽时间带我到山上去看漫山遍野的索玛花。我非常喜欢索玛花，每次和马海子格老师去观赏索玛花回来，我们都要采上各色的索玛花，带回寝室，放在盆里，用水养着，把寝室装扮一番。

有一次，我和马海子格老师一起到山上玩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山间的小溪旁边土壤湿润的地方，稀稀疏疏地生长着野生的折耳根，我欣喜若狂。小溪旁边的土壤并不坚硬，找一根干树枝就可以把折耳根从土里刨出来。从小溪旁边刨出的野生折耳根，由于土壤贫瘠，它的根细细的，一点都不茁壮，但是味道却很好。虽然我没有吃过《诗经》里记载的芣苢和芑这些野草，但我敢肯定，小溪旁的折耳根要比芣苢和芑好吃得多。“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”，在蔬菜极其匮乏的日子里，小溪旁边的野生折耳根，成了我餐桌上一道难得的山珍美味。

随着季节的更替，学校四周山上的树木的叶子开始慢慢地变黄了，当地的彝族同胞就开始准备过年了。过年了，家家户户都要杀过年猪。每年的彝族年，学校的同事和当地的老乡都要请我去吃过年饭。当时古里区最好的酒是沱牌曲酒，为了表示祝福，我会买上两瓶沱牌曲酒去，主人见我来了，热情地招呼我到火塘上方，盘腿坐下。火塘里熊熊的大火烧起来了，预示来年的生活红红火火，大块的猪肉端上来了，自制的黄酒端上来了，吃着大块的坨坨肉，喝着醇香四溢的自制黄酒，我会用夹生的彝族话向他们表示祝福和感谢。支尔莫乡中心校的校长叫海来克且，是个忠厚的好心人，对人非常好，语言不多。我在支尔莫乡中心校教书时，我是他家的常客。每当过年时，他都要把我叫到他家里去改善生活，我和海来克且校长是难得的忘年交。

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先后在古里区的三所学校教过书。在另一所学校，我还遇到了一位叫马瓦洛的民办教师，我和他亲如兄弟。他四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略显秃顶，络腮胡，长胡须，常年戴一顶鸭舌帽，很像小说里描写的美髯公，他家就住在学校不远处。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季，晚上我和甲拉拉哈校长喝酒到深夜，刚回自己的寝室休息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我急忙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马瓦洛老师，我刚把门打开，马瓦洛老师就兴奋地拉着我，因为他太激动，所以他的声音略有些颤抖：“陈老师，我老婆生孩子了，你是个好人，性格好，人品好，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敬重你，我想请你去给我儿子当逢生人。”我知道，马瓦洛老师属于老年得子，应该庆贺。我立马就和马瓦洛老师去了他家。看到马瓦洛老师夫妻俩老年得子的高兴劲，我也替夫妻俩感到高兴，我从衣兜里拿出二十元钱（当时我每月只有一百二十元的工资，五分钱能买一个鸡蛋）给马瓦洛老师，叫他买鸡蛋给老婆补补，一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当地彝族有这样的风俗，孩子出生时，第一个到他家的生人就是孩子的逢生人，而且，孩子长大后，他的性格会与逢生人一模一样。

我在古里区工作了整整四年，四年的时间，古里给我留下了很多记忆，让我对古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，也改变了我对古里的一些看法。慢慢地，我开始学着欣赏生活；慢慢地，我发现古里，它也不是只有冷漠与孤傲，它也是有亲和力的；古里的阳光很明媚，古里的空气很清新，古里山上的索玛花开得很鲜艳，古里的鸟叫得很自然；口干时，我随便找一泓山泉，就地采一片树叶，舀上一口山泉，那山泉也是清醇香甜的；如果大山让我的脚步感觉很累，我就随意找块石头坐下，绝对不会在我衣衫上留下任何污迹；缕缕微风掠过，带来了花香，带走了一路的辛劳，那些自上而下的溪流声让我心情舒畅，那一缕缕从山间洒下的阳光，纯纯的，让我心旷神怡……

四年的时间里，彝族人那种质朴、耿直、好客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四年的时间里，我饱尝了生活的艰辛，曾经绝望过，曾经对未来失去过信心，但留给我更多的还是感动和怀念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曾经遇到像马海子格、海来克且、甲拉拉哈、马瓦洛等好多热心肠的彝族朋友，有他们的朝夕相处，我愉快地度过了四年。

时光飞逝，星移斗转，这架老式留声机已伴随我二十八载，如今的我，已不知不觉地步入不惑之年，接近知天命的年龄，当年的青春韶华已不复存在，但是二十八年前的那段岁月，还历历在目，我还时常在梦里梦到在古里区一起共事过的那些人，梦到和他们一起喝酒，吃坨坨肉。

红椿岗

刘乾能（四川雅安）

红椿岗，原本一片长树的地方。

从山脚到山顶全是树。水杉、李子、青冈、枫树、板栗树、野核桃等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树。它们在坡地，在坎边，在沟里，甚至在岩石的缝隙里，从一粒种子，一株幼苗，长成碗口大小的枝干。没有人给它们施肥除草，也没有人给它们修枝剪丫，在这里生长，自由自在地生长，靠的是它们原始的野性，靠的也是这片山岗千百年来沉积盈尺的腐殖土。那些掉落的树叶，腐朽的藤蔓，枯萎的草皮，成为这片林子最好的养分。一片光秃秃的山，就这样生长成一片林子。

树的杂乱，是这片林子原始生态的最好注解。

钻过箭竹林，穿过灌木丛，绕过小溪沟，手脚并用爬上一段陡坡，古茶树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断然不会相信，这片林子里，居然隐藏着上百株的古茶树。眼前这丛古树，共有六个分枝，四周围扎着杉木搭建的保护架，据说至少有200岁的年龄，但其中最大的一株，根部的直径也只有碗口大。与云南热带原始森林中那种动辄高达三四十米的乔木科茶树相比，这里的古茶树毫无疑问属于典型的丛生灌木。它们混迹于各种各样的杂树之中，默不做声，不事张扬，须仔细辨认，才能将它们从密浓深重的灌木中区分开来。

眼前这株斑驳的古树，经风沐雨，周身刻印风雨的侵蚀，在火棘、紫荆、沙地柏杂生的山岗上，以一种泰然的姿态，守望密林风霜雪雨的时光，纳藏岁月风云变幻的馈赠，也见证这片土地沧海桑田的变迁。

抚摸粗糙而坚硬的树干，疯长的思绪追溯到远古，仿佛看到在满山的翠绿中，一位飘着白须的古人，用石斧石刀石锄，在细心侍弄一株株幼小的茶苗。树苗在泥土中生长，容颜在沧桑中老去，奇迹在复活中诞生。

从山脚到山腰，从山腰到山顶，那些周身长满青苔的古茶树，依然以非常自我的姿态长在山岗上，唯独只有山顶的那一株，被山岗的主人做了简单的保护。被保护不应该是它的本意，也未必是它的所愿。但当一株树成为一个物种衍化的见证，成为贯穿历史与现实、过去与当下、平凡与传奇的桥梁时，围在它周围的“井”字型杉树支架，无疑成为防止外物对它造成意外冲击伤害的必须。

树因为山而有了生命，山因为树而成了传奇。虽然无法考证它的来历，但这里的古茶树，最终以经久的年轮成为红椿岗的筋骨，一任过往的山风吹拂。

山风过时，空气中有淡淡的椿芽气味。

红椿岗以树命名，却以茶扬名。

就在这片古茶树下的半山腰，一片青翠的茶园，正用它一冬储藏的能量，催开一枚枚的嫩芽。每年的农历二月，这片海拔1200米的茶山，才会渐次冒出芽苞。经历了一冬的营养沉淀，它们用深植于地下一两米长的发达根系，吮吸着山岗深处的营养物质。丰富的矿物质，成就了这片300多亩老川茶特有的味道。

这里，曾是知青开垦的茶山。那些从成都从雅安从县城来到这里的青年，其实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，更没有侍弄过茶树。但他们满腔热情，更有扎根乡村建设的赤胆忠心。一枚枚茶籽，在年轻人细嫩的手中，被丢进挖好的窝子。一把草木灰，一把农家肥。那些种子，被埋进厚厚的腐殖土中，软而蓬松的泥土，成为茶籽发育成功的温床。他们播下了种籽，也播下了收获的希望。也许，他们曾无数次憧憬茶树起垄成型的样子，也曾幻想着一畦畦茶垄被修剪得如园林一般。对于他们而言，艺术无处不在，即便是远离村庄的茶山，也阻挡不了他们追寻梦想的行动。

红椿岗，因此成为当年天全大河公社最有名的茶场。然而，这座曾为当地赢得诸多荣耀的茶场，却不得不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节奏里，脱下华丽的衣裳黯然退场。

热闹不再，红椿岗悄然寂寞数十年。

突然有一天，红椿岗走来一个人。这人是老岳。到今天，他在这片茶山已经八个年头了。

起初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山岗。后来，他把妻子和两个少不更事的儿子一起接上山来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种植的那些树茶，在老岳一家的精心打理下，盘根错节、枝条繁茂的茶树丛，变身高矮适中的茶垄，一畦畦，一行行，像地形图上一条条的等高线，成为红椿岗一景。

站在茶园，远近群山丹青墨般层层延展在你面前，目之所及，远山云雾黛影，近处浩渺深邃，万楞山脊苍翠欲滴——其实，我不是第一次登上红椿岗，但此刻站在这里，脑海里一片空白，仿佛已经融入远古的茶山茶树茶林。

此刻，茶山的绿，就这样一波波地荡漾开来，从山脚到山顶，再从山顶向山下。远处，青砖黑瓦的农舍，掩映在春日的阳光下。丝丝缕缕的炊烟，让屋旁的慈竹更显妩媚。房前屋后，是新开垦出来的茶园。那些去年冬天刚刚被修剪成垄的茶畦，此刻泛出黑绿的油光。经历了几十年的自由疯长，它们把所有的营养，源源不断地输送进矮化的枝条，然后充盈进每一片叶子。

那天，我看到老岳一家，还有十几个采茶工。他们胯下的竹篓里，是苍翠的新绿，是饱满的芽苞。看着他们毫不做作的笑脸，我知道，在红椿岗，没有一片茶叶会被辜负。

静水流声

张晓天 摄

幸福静悄悄

张学文（山东菏泽）

这天早晨，春雨从醒来就没见着冬秀，心里有些窝火。想静下来写作，脑子里却仍然晃动着冬秀逛商场的身影。忍不住，春雨将存折翻了出来。不看还好，一看不由得心跳加速：打工的一点积蓄居然所剩无几了。

打电话，才发现冬秀没带手机。正要去找，杂志社打来了催稿电话。待他忙忙碌碌赶完稿，早已是饥肠辘辘。放眼窗外鸟儿归巢，春雨怒火中烧。

冬秀终于在暮色中拎着大包小包风风火火地赶回来。春雨爆发了：“我的祖宗，你还晓得回来呀？”

“嘿嘿！嘿嘿！！”冬秀从没见老公这么发过火，不觉撒起娇来：“老公，看看吧，看我买啥了？”

“买啥了？”春雨不屑地看了一眼冬秀，突然间怒吼起来：“哼，就知道臭美，好日子过腻了吧？”

见老公动了真火，冬秀思量：吃惯了现成，肯定肚子饿了，冬秀默默地进了厨房。春雨却更加恼怒，尾随而进后，将灶台上的锅盖敲得叮当作响：

“咋了？咋不说话？就这样打工混日子吗？”春雨俨然一座活火山爆发，什么冬秀夏天回老家，没买衣服、烟、酒给老人；什么八千多块钱没见到买什么就没了……一瞬间，所有乱七八糟的芝麻旧事，全被春雨一股脑地拧了出来。

春雨越想心里越难受，回到书房，竟然用拳头“嘭”“嘭”“嘭”地捶起了书桌：“冬秀，你就不知道，我们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我们是远走他乡的打工仔?！”

“打工仔咋了，咱们凭能力挣钱，也不比谁差呀！”

向来温柔的冬秀故作气愤，“啪”地一下关掉煤气灶，甩门而去：“哼，我就爱臭美咋啦！”

屋子里总算静下来。见冬秀飞奔上街，春雨格式化的脑子里，猛地蹦出来俩字：“快追”。在一家分外热闹的串店里，春雨紧挨着冬秀坐下来，但不说话。冬秀也不吱声，只是忍不住地打心眼里乐。突然，冬秀兴奋一指：“老公，你看，那女孩笑得好开心！”

春雨顺眼望去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天底下竟有这般甜美暖人的女子。她静静地倚靠着椅子，那微笑，无拘无束。那双美丽的大眼睛，温暖而明净。与她有缘的，似乎只有幸福和快乐。

冬秀很好奇，猜想着所有令女孩幸福快乐的元素。很快，冬秀就特别后悔：不该太任性，忽略了老公的感受。

这时，一位先生急匆匆跨进店来，女孩欢喜地迎了一声，“老公，我在这儿”。

“好”，先生舒心地点了点头。

菜齐了。两人相互夹菜，斟饮料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餐毕，先生一边帮女孩拿起包，一边关切地问：“老婆，咋样，吃得还行吧？”

“美！真美!！”

女孩牵着先生的手，像只快活的小鸟从春雨身旁飞过。春雨的心里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。春雨明白，结婚这些年，冬秀跟自己走南闯北，吃了不少苦。但冬秀除了爱逛商场、爱时髦外，素来也很节省。上班回家，自己除了读书、写作，几乎所有的家务，全是冬秀操劳。

想到这些，春雨就情不自禁地给冬秀夹菜、倒饮料，而冬秀则喜不自胜。这顿饭，夫妻俩感觉特别的香甜。

这晚，夜格外地静，可这俩人却迟迟睁着双眼。春雨坚信，冬秀是爱家的。但他偏就解不开眼前的这个疙瘩；而冬秀则反复在问自己：我做错啥了？春雨为啥发火？她不清楚，但她相信，老公的笑容一定会回来。

早晨，冬秀刚起床，又找袋子，又装衣物地忙个不停。春雨大惊，一把将冬秀手中的袋子拽过去：“既然买了，干吗装起来？”

冬秀不吱声，只是微笑着将袋子拽回来，一针一线密密实实地扎起来。春雨不解，趁冬秀没注意，一把将袋子又抢了过去。细细一看，春雨就没趣起来：“都是给咱爹妈买的呀！”

“是呀，傻瓜，我怕春节放假晚，就想先给他们寄回去。”猛地，冬秀想起什么似的，朝旅行箱指了指：“哎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把活期取了，存成了定期。以后得攒点钱了，要不孩子再大些，老人又年迈，可不够花销了！”

“好，好啊！”春雨彻底明白，昨天误会冬秀、委屈冬秀了，顿时有些语无伦次。

打开旅行箱，春雨看到，一个记录着家庭收支的日记薄，里面夹了个崭新的定期存折本。

谢百钧诗词三首

（四川绵阳）

满江红·庚子春节

弹指之间，开新岁，庚子春节。山色美，暖云如粉，春阳似血。涤去人间烦恼事，迎来富足心中悦。奔小康，誓与国同襄，传飞捷。

冠毒劫，荆楚烈。逢春运，疫情叠。闭江城通道，阻瘟逾越。举国驰援舍昼夜，群英会战聚良策。须晴日，看疫后神州，青春色。

定风波·疫中楼台观春

北岭南丘秀色新，宽街窄巷少人行。

日旦楼台观远景，春醒，盎然意韵诱人心。

又见清江飞白鹭，群舞，微岚时隐弄春情。

闲坐品茶听絮语，无趣，心扉早进杏花林。

共同战疫

瘟魔毒怪袭江城，
肆虐楚荆天地浑。
九州合力援武汉，
四海同襄聚贤能。
华夏齐心灭冠毒，
共同战疫夺阳春。

作者简介：

谢百钧，四川盐亭人，省诗协会员，文同诗社常务理事。

秋月赏桂

吴景山（四川巴中）

忽闻窗飘桂子香
惊觉孤月送清凉
遥望吴刚伐树处
独留仙子诉衷肠